



扫描二维码“掌上宝鸡”，
查看更多精彩！

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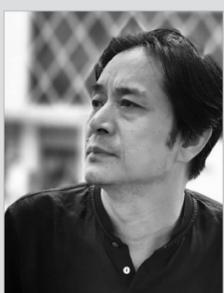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渭南

邂逅萧红

◎王旺山



王旺山：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协理事，渭南市作协副主席。发表出版小说、散文等文学作品200多万字，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陕西省“五个一工程”优秀奖、陕西省剧本奖、杜鹏程文学奖等。

哈尔滨大剧院，像一只出水的水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处于城市中心的索菲亚教堂，是典型的拜占庭风格的欧式建筑。周边独具一格的建筑群，更是给人一种身处异域的感觉。最早的极具欧洲风情的中央大街，商号林立，人头攒动，各种口音、各种肤色的游客流连忘返，俨然一个国际化的边城气象。

我不是一个好动的人。安顺好一轩的住宿，学校的事务自然也没有了我们插手的机会。报到的第二天，新生就开始了既定的军训。我们只能在几个学生训练的场外逡巡，寻找孩子所在的方队。但一天下来，竟然连孩子的身影也没有寻到。反而最终还是从孩子同学的家长群里，才找到了一张一轩训练的照片。孩子军训的日程安排得很紧凑，返程的机票定在两天后，看看学校无事可做，我第二天连旅馆的房门也懒得出，甚至婉言谢绝了妻子要到街道上行走的建议。百无聊赖之中，躺在床上信手翻阅床头的一本旅游手册，陡然间，一个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萧红。萧红故居在哈尔滨，这倒是一桩出乎我意料的事情。

在我记忆里，萧红只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作家而已。我最早读到她的作品是一本由上海书店出版的长篇小说《生死场》。一九八五年秋天，我还在山西定襄的一座营房服役，能在县城书店浩瀚的书籍里选购《生死场》，并非因了萧红，而是看到小说的封面印有鲁迅的半身像，以及“鲁迅作序跋的著作选辑”一行大字。这个选辑是纪念鲁迅逝世五十周年编印的。版本选的是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由鲁迅主编的“奴隶丛书”。当时由奴隶社出版，上海容光书局发行。因为小说是繁体字竖排铅印，字体模糊，加上我读的文学史对萧红的介绍简单，我只通读了鲁迅给《生死场》的序言和粗风的读后记。对《生死场》也只是粗略地浏览了一遍而已。

《生死场》以哈尔滨附近的一个村庄为背景，描写东北农民深受地主剥削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悲惨遭遇，并反映了他们的逐渐觉醒。现在看来，八十多年前鲁迅对《生死场》的评价是中肯的，也是很高的。在小说的序言中，鲁迅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微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触，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胡风在他的《读后记》里对作者笔下的几个农民形象，以及所讲述的抗争故事，都放在当时的文学背景下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者萧红被后世誉为“中国30年代的文学洛神”。

《生死场》是萧红的成名作。发表时，萧红才24岁。从时间上看，十个月后，鲁迅因病去世。五年后，萧红在香港发表了她的代表作长篇小说《呼兰河传》。这部小说最初在香港的《星岛日报》连载。小说没有曲折动人的故事，写的都是一些凡人小事，是一部颇具艺术感染力的散文体小说。两年后，31岁的民国四大才女之一的萧红因庸医误诊，不幸在香港病逝，一九五七年从香港浅水湾迁葬于广州银河公墓。在上世纪80年代初，国内外就掀起了研究萧红的热潮。

萧红的故居，在哈尔滨江北的呼兰区。据出租车司机介绍，离市区大约三十公里的样子，需要个把小时。我们穿过熙熙攘攘的闹市区，从一座漂亮的极具现代风格的大桥驶过松花江，一直向北向东行驶。拥挤的街道，喧嚣的声响，就连宽阔而安静的松花江也一并消失在我的身后。公路的两旁，很少看见叶秆茂盛的庄稼地，多是平坦坦的原野。偶然有几栋独立的房屋，从身边掠过，迎面不时有拉货的卡车驶来。总之，出租车越向前方行驶，视野就越发辽阔。行人和车辆也越发稀少。车内尽管开着空调，我依然能感觉到来自天空的炙烤。人一旦走出汽车，便有一股风吹来。除开日头的暴晒，体内倒不觉得有多燥热。萧红故居就在呼兰城西南的入口处。与故居毗邻的是一个萧红故居纪念馆。

萧红故居前的广场东北角，有一个普通的墙门。院内，就是作家萧红生活了近二十年的故居。进门后，迎面是一座萧红全身白玉坐像。萧红面朝南方，端坐在一块石头上。右手不经意地撑着下巴，左手捏着一本正在阅读的书，目光沉静地凝视着远方，仿佛在回味着书中的某个情节，抑或思考着自己莫测的未来。身后不远处，是一栋坐北向南的普通民居。当年萧红就出生在这座房屋里，并且在房后的花园里度过了自己的童年。院内除了这五间瓦房外，其余的几间简易瓦房，都是上世纪90年代当地政府根据原貌修复的。长篇小说《呼兰河传》有很浓郁的自传性，可以说是萧红对她的家庭，以及童年生活的全景回忆。那天，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我随着三三两两的访客，流连于院内散落在绿荫里的十几处生活遗址。每到一处，脑子里就想着小说里的某个情节。在西院的磨坊里，我仿佛听到了童年萧红的嬉笑声。在粉房里，萧红在小说里这样写道：“这粉房的人吃蘑菇，总是蘑菇和粉条配在一起，蘑菇炒粉……没有汤的叫做‘炒’，有汤的叫做‘煮’，汤少一点的叫做‘炖’。”在偌大的后花园，我沿着一条砖铺的花径，听着园子里稀落的虫鸣，想着年幼的萧红跟着祖父在树下玩耍的情景，心下不免生出一丝悲凉来。为了那个动荡的时代，也为那个从未谋面的同行。“以前，那后花园的主人，而今不见了，老主人死了，小主人逃荒去了，那园里的蝴蝶、蚂蚱、蜻蜓，也许还是年年如旧，也许就在完全荒凉了，小黄瓜、大倭瓜，也许还是年年地种着……”这是萧红逃离家后，对曾经的那个封建家庭的怀想与惆怅。

走出萧红的生活场景，西边有一个一半建在地上、一半建在地下的萧红故居纪念馆。幽暗的灯光下，萧红故乡的人用图文并茂的艺术形式，全面展示了萧红充满坎坷的一生，以及她的文学之路与创作成果。萧红一生都在追求独立、自由与平等，虽然漂泊异乡，历经磨难，却始终怀着对自由与真爱的憧憬。纵观萧红的一生，我们似乎无法简单地用一个概念，去评判这个充满叛逆、追求新生的女子。其实，从六十年前把萧红的坟墓迁入广州银河公墓起，我们完全可以把萧红称之为一个人民的红色作家——银河公墓是安葬革命烈士的地方——萧红，在她短短的生命里，除了她的作品突出的反叛精神外，她接触最多的人也都是些具有强烈爱国情怀的左翼作家。譬如鲁迅、茅盾、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柳亚子、丁玲、曹靖华等等。即使后来流亡香港被病魔折磨的萧红，也是依靠共产党在香港的地下组织，才住进了玛丽医院。正是这些人，点亮了萧红心中追求光明的篝火。一九四二年，萧红病逝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当时的《解放日报》发了消息。在延安的文艺社团联合举行了萧红追悼会。丁玲致了悼词，萧军报告了萧红的生平与著作。周立波、何其芳、艾青等人参加了追悼会。《文艺月报》刊发了纪念萧红的专号。萧红曾经说过：多年后人们津津乐道的一定是“我的绯闻”，而不是我的小说。一言成谶。多年来，更多的人，包括影视剧在内都把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了萧红多舛的情感上，而鲜有阐释她小说价值的人。可以说，这也是一种悲剧。但值得欣慰的是萧红和她的文学成就，在她的故里业已成了一张文化旅游的靓丽名片——这大概是萧红生前没有料到的一件幸事。

拜谒完萧红故居和纪念馆，正是晌午饭时。我们在故居西侧的公路边，草草吃过午饭。等车的空隙，我询问饭店的服务员呼兰河在哪里？怎么走？服务员愣怔了一下，用疑惑的眼神上下打量了一番说，出门右拐，一路路就是呼兰河。我将信将疑地强调，就是萧红写的那个呼兰河。服务员大声回道：就是那个呼兰河。日挂中天，火辣辣的太阳，正在向大地喷射着火焰。公路上，一辆行驶的车辆也没有。黑色的柏油路面，升腾着氤氲的蒸汽。从饭店到河边，连一块树荫都没有。走到河边时，阵阵河风，夹裹着热气扑面而来。久违的呼兰河在呼兰城西北拐了一个弯，然后贴着呼兰城西侧缓缓地流向南流入松花江。此刻，能隐隐约约地看到，闪烁着鱼鳞一般的亮光的河的上游有船只在缓慢地行驶。脚下的河边停泊着一只精致的小木船，斜斜地空候着它的主人。宽阔的河水在流经我面前的时候，平展展的河面不时有小小的波浪在翻滚。站在高高的河堤上，看着辽阔的呼兰河，我突然有了想大声呼喊的欲望：呼兰河，我来了！

蓝天白云下，这条叫呼兰的河流是中国东北边陲松花江的一条支流。呼兰河畔，就是左翼作家萧红生命的摇篮。她在这里度过了她的童年和少年时光，由于反包办婚姻，萧红20岁时就离家出走，成为家庭的叛逆。然而，对于家园与故土的那份复杂的记忆与怀恋，最终成就了作家萧红。哗哗流淌的呼兰河啊，让我在这个秋天重新认识了萧红。

情系大秦岭 诗咏太白山
眉县举办太白山诗会

本报讯 “很多年中我一直在寻找秦岭/在七十二个峪口和更多的峪口中出入/像一个梦游的人，却只能与它的小名相遇/真正的秦岭，永远在你看不到的地方/在你不能到达的地方……”这是10月13日下午在太白山海拔3511米的景点“天圆地方”举行的“感知魅力眉县、品味美好生活”百名艺术家走进眉县启动仪式上，朗诵艺术家展示著名诗人、鲁迅文学奖诗歌奖得主阎安讴歌大秦岭的诗篇《一座并不存在的山》。在13-14日为期两天的太白山诗会活动中，来自省市的30多名诗人、学者走进大美眉县采风创作，并举办了高层次的诗歌论坛。

百名艺术家走进眉县活动由眉县县委、县政府主办，眉县县委宣传部、太白山旅游景区管委会、眉县文化和旅游局、眉县商务和工业信息化局联合宝鸡市职工文联作家协会承办，太白山诗会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诗会邀请到阎安、李子白、商子秦、沈奇、渭水等省市著名诗人齐聚眉县，大家登太白山、饮太白酒、品猕猴桃、拜关学大儒……流连忘返，灵感迸发，范宗科、陈铭、武岐省等许多“快手”诗人激情澎湃，一路采风一路写诗。13日晚在万国酒店南厅举行的诗歌论坛上，著名学者、诗人沈奇教授为大家进行了题为《新诗新百年新思路》的主题讲座，引人入胜、发人深思。随后商子秦、李子白、渭水、李广汉等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其间，王金辉、徐晓艳、李萍等朗诵艺术家现场朗诵了诗人原创的太白山赞美诗，李子白、沈奇、范宗科、李玉和等省市诗人书法家题赠墨宝。眉县文化馆还邀请来30多位本土作家、和孙高峰、李晓峰、李喜林、王宝存、陈新明及眉县知名诗人、作家荒原、柏相、杨焯琼、祁丹等近百人参加了诗歌论坛。论坛由陕西省职工工作诗创作委员会主任、宝鸡市职工工作诗协主席白麟主持。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梁正齐《击缶声集》分享会举行

本报讯 10月17日下午，年过八旬的著名书法家、学者梁正齐携诗集《击缶声集》，在市区万邦图书城与近百位老中青读者分享诗心得、畅谈作诗雅趣。

《击缶声集》是梁老继《周易解易》《石鼓文辨析》等著作后的又一最新作，收录了作者自上世纪60年代至今所写的百余首精品佳作，自今年初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以来，广受好评。本次分享会由市作家协会、市职工作家协会、市文学创作学会、市老子文化研究会、市周易文化研究会联合办。会中，作者分享了自己在诗歌创作中的心得，以及品读古典诗歌时的感悟，尤其他以陶渊明、白居易、苏轼等名家作为例，讲解其中所映射出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意象，令听众深为折服，大家对诗歌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所蕴含着的中国文化自信与魅力，也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本报记者 王卉

周养俊长篇《浐河岸边》出版

本报讯 我省著名作家、诗人周养俊先生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浐河岸边》，近日由陕西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发行。

周养俊系中国作协会员、中国邮政作协副主席，陕西省职工工作协主席、陕西散文学会副会长、陕西省作协理事，已出版诗集、散文集、电视剧以及长篇小说等20多部，曾获第五届冰心散文奖、第三届柳青文学奖、陕西五一文艺奖等。《浐河岸边》是其继《雀儿》之后又一部长篇小说，讲述了发生在我国改革开放前后，生活在白鹿原下、浐河岸边的一群青年人，不畏困难、艰苦创业、立志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故事。作者以娴熟的手法，饱蘸浓墨，饱含深情，成功地塑造了丁晓龙、王大力、冯一哲等一批农村青年和农村基层干部的形象。作品真实、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改革发展以及农村青年的恋爱、婚姻和家庭的道德伦理，满满的正能量颇富教育意义。 本报记者 周勇军

翰墨丹青绘出乡村好生活

本报讯 10月19日上午，岐山县青化镇焦六村热闹非凡，焦六村周礼文化艺术院揭幕暨“红枫焦六、文化焦六、魄力焦六、活力焦六”书法美术作品展在这里举行，展出的书画精品吸引了百余村民和书画爱好者驻足欣赏。

焦六村地处大原的岐山县青化镇，为全县传承周礼优秀文化示范村，近年来以周礼优秀文化激发群众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村民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据了解，本次展出的五十余幅作品，其作者均为焦六籍在外成功人士及本村书画爱好者。书画家各展所长，以一笔一画、一草一木、一景一物，反映新时代农村新貌，朴素地表达了对祖国和家乡的祝福和热爱之情。省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巨石，新疆美协理事傅增堂以及市美协主席郑玉林、副主席李升运、宝鸡画院院长张让林等嘉宾参观展览后表示，美丽的乡村美景、良好的家风传承，通过文艺的形式展现与弘扬，成为展示焦六村乃至青化镇新形象的一张文化名片。 本报记者 王卉

大雁

南方守着南方的秋天
北方守着北方的秋天
大雁飞向南方
在北方的天空里丢下一支鸿毛
作为来年的信物
一群落叶也扇动翅膀
空灵的时光在鸿毛和落叶间飞翔
轻轻地、轻轻地落下
像时间落在表盘上
大地寂静

大雁的理想高过所有山峰
也高过北方的麻雀
它寻着黄河长江明亮的眼窝
飞越秦岭，停落在南方最低的山坡
秋雨缠绕碧波
此刻，它和孩子们都怀念起了一起觅食的麻雀
和北方所有的快乐

闪光灯（外一首）

“咔嚓，咔嚓。”
是用一束慧眼，咬住了前方的明暗。
“咔嚓，咔嚓。”
还是让眼前的事物，还原了本真。
“咔嚓，咔嚓。”
像挥舞着镰刀，在收割夏秋谷物。
“咔嚓，咔嚓。”
是红地毯上，又刮起一阵旋风？
“咔嚓，咔嚓。”
还是生活的叠加，或者聚焦的象声词。
“咔嚓，咔嚓。”
有人走上了顶峰，也有人跌下了谷底。
人生的步履多么艰辛啊！
一生都在路上咔嚓咔嚓……

浩大的星空

夜浩大而辽阔
洒满了自由的星光
风总是轻摇夜的平静

云像奔跑的马群，自由神往
高山的下面有一条大河
它喧嚣着万家璀璨的灯火
我怯怯地仰望着浩大的夜空
俯视着人间的卑微和渺小
一阵怜惜的光，透过暗夜
穿透身体之外的疼痛
让我想到了生活的苦
都在这夜的光里，悄悄地隐退
文字是可以用来取暖自慰的
但不可用来充饥，维持生计
而白天的灵魂掩盖了黑夜的肮脏
黑夜里正熟睡着我们单纯的孩子
如今夜的星星，他们也会发光
睁开眼睛发亮的眼睛

环卫工礼赞

我敬重，晨曦中那一抹温暖的橘黄
是他们煞费苦心
用执着的勤劳

扮靓我们赖以生存的小城
是的，每一个希冀胶着的黎明
整个小城还睡意蒙眬
他们已开始忙碌在
薄雾氤氲的大街小巷
默默地扫，静静地装
扫不完五味杂陈的春夏秋冬
装不完毁誉参半的雨雪风霜
我多想，我们处心积虑
苦苦找寻的文明
真的离我们可曾那么遥远深沉
其实，只要人人守望初心
养一羽圣洁的白鸽
放飞飞翔
曾经荒芜的心境
将到处充满
鸟语花香



丝路诗潮

责任编辑：周勇军 美编：李依涵 校对：刘林忠
本版投稿邮箱：bjrbwxksg@163.com

